

故乡的雪

□汪勇

久居江南,四季依然如期的更迭。这些年的冬天,偶尔也会下点雪。但下得似有却无的,越来越稀薄,越来越仓促。漫天飞雪已逐渐依稀成一帧回忆、一脉情思。

喜欢雪,喜欢雪的纯洁,雪的清灵,雪的欢畅,雪的飘逸。雪是冬天的精灵,雪是冬天的童话,雪是冬天的魂魄,无雪的冬天注定是一种缺憾。

年少的时候,生活在江南的农村。每到冬天,是小村最闲适的季节。山寒水瘦,田野空寂,耕牛入圈,稻谷归仓,农人还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这时总有一场大雪不期而至,落满冬天的某个日子。

故乡的雪,是一幅绝美的画。白色的雪花,狂放却不失轻柔,自遥远的天

际,跋涉千里,不辞辛劳,在冬天,来赴田园的美丽约会。它们一朵追逐着另一朵,一簇拥着另一簇,漫天飞舞,飘飘洒洒,不一会儿,错落落落的村庄,高高低低的田垅,远远近近的山丘,深深浅浅的沟壑,还有枯叶干枝,绿麦黄草,都披上白色的盛装,悄然躲进白雪的怀抱。烤火的长者,笑意盈盈,畅想着瑞雪之后的丰年;赶路的行人,脚步匆匆,朝着家的方向飞奔而去;嬉闹的孩童,其乐融融,尽情地在飞雪中撒着野。还有担水的蓝衣汉子,洗衣的红衣女子。都因雪,生动而美丽。

故乡的雪,是一首幽雅的诗。入夜,雪落江南寂无声。所有的新屋旧宅,所有的草棚瓦舍,都安祥地静立在飞扬的雪花中。屋内的炉火渐渐熄灭,

人语渐渐停息,偶尔一束灯火,洒了窗前一地昏黄,也指引着风雪中夜归的人。窗户的背后,有多少人正枕着白雪入梦。这江南的雪夜,无比的静谧,无比的安宁,只合你用心品味,却不能大声喧扰。

故乡的雪,是一曲欢快的歌。当从酣梦中醒来,室内被白雪映射的通亮。透过窄窄的窗户,触目及望,心胸豁然开朗。雪仍未歇,大地被雪厚厚的覆盖着。同村的孩子们,早已挣脱了大人的束缚,踏着厚厚的积雪,手握雪团,互相追逐着。只见雪团飞舞,人影散乱。投掷者竭尽全力,躲避者左逃右突,被击中者奋力还击,跌倒者迅即爬起,没有朋友,没有敌人,没有胜利,没有失败,只有雪团飞舞的欢快。年少的心,早已按捺不住,套上深筒的胶靴,朝着他们深一脚,浅一脚

的奔过去,很快融入了雪团大战。故乡的雪,每一片都记载了我们的欢笑,都见证了我们的无忧的童年。

这雪属于故乡,属于往昔的岁月,属于我们快乐的童年。当成长不可避免的经历,身影的辗转,由乡村,到矿山,及城市,但都从未离开过江南。冬天,逐渐在我们的成长中暖了起来,大雪逐渐成了一种美丽的奢望。

昔日逝去,无法重来,我相信雪消雪融之后,仍以雪飞雪落。这个冬天,我无比怀念故乡的雪。在寒冷的日子,只能奢望季节的来路,期盼着有一场真正属于江南的大雪,由远及近,款款而至,在不经意间,飘过窗前,洒落心间。在不远处的故乡,也该是漫天飞雪。

而那时,我的记忆鲜活,乡愁洒化。



雨巷 李梦瑾 摄

我与东湖养殖场情缘

□陆光华

们用的。随后,他用手指了指食堂旁边的水缸说,你们用的水在那里。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其他的人都蹲在沟边洗漱着。后来我知道了,食堂里的水都是食堂的从比较远的一个井里挑回来的,用明矾进行沉淀消毒,然后给大家食用的。

早饭后,我的第一天农活开始了。经过分工,我跟在一个年纪大的农民后面学习耘田,即铲除稻田中的杂草。耘田看起来是一件轻松的活,可真正干起来却是另一回事。对于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的我,一到田里脚就站不稳,好不容易站稳了脚却又挪不开。几经折腾,终于可以挪步子了,却又运用不起农具,草没铲除几根稻秧却踩倒不少。

早稻田耘完接下来就是栽插中稻了。早饭后,我们农业组的人来到秧苗地里,秧苗已经被一把把捆扎好,只等我们来挑到田里去。当年正值年轻,我要面子的抓了几十把还淋着水的稻秧放在担子里。一起来的老师傅看到后说,小鬼别逞能了,装多了你挑不动的。我不相信的试了试,果然很重。老师傅拿下去十几把叫再试试,我挑起来是轻了不少,但是感觉还是比较重,但碍着面子也就不好意思再拿下去了。秧苗地离稻田还有一段路程,秧苗在肩上是越来越重,坚硬的田埂路上又赤着脚,咯得我是一走一步摇三摇。好不容易到了稻田,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好了摸生疼的双肩,看了看被咯的一个坑一个坑的双脚。师傅们看到便对我说再去挑了,去插秧吧,但好胜的心情让我再一次走向挑稻秧的路上。两个来回还是将我的好胜心彻底打垮,只好参与插秧去了。

插秧的师傅教我,左手抓住秧苗把子分出三、四棵秧苗,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秧苗的根部插回泥土中,再用无名指和小指勾一些泥土将秧苗的根压住,并做到前后左右对齐。说得容易做到难。我的个子比较高,腰弯不到一会就腰酸背痛,一天下来连饭都不想吃。几天下来,插秧的技术老上不去。领导看到之后,把我调到后勤组去养鸭子。

第二天,高高兴兴地来到养鸭小组,养鸭师傅看到后说,别高兴而后来扫兴而归哦,我摇摇头说不会的。随后跟师傅一道去捞一些水草,再到农场的蔬菜地摘一些废弃的蔬菜,与水草一起剁碎,拌上饲料给鸭子做中餐和晚餐,下午基本没什么事了,到了晚上,将吃饱的鸭子赶回鸭棚里。每隔两三天清理一下鸭棚,铲除鸭粪垫上石灰。过了几天,组长安排我晚上跟养鸭师傅一起在鸭棚值班。说是鸭棚,其实是利用河沟边的斜坡用小竹子围一个很大的围栏,一半在水中一半在岸上,最高处用芦苇盖一个窝棚,中间一隔一大半给鸭子住,

一小半供养鸭人住。

晚上刚一踏进鸭棚,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真让人受不了,但这是工作我只能硬着头皮进了鸭棚,养鸭师傅已经在里面了。刺鼻的气味一时让我难以入睡,不知过了多久我渐入梦乡。鸭棚值班是轮流来,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又值了两次。这两次我已经不再那么讨厌了,因为天天跟鸭子打交道,对其气味习惯了。

六月中旬,我又替补去了农场食堂帮厨。帮厨在农场可谓是最舒服的事了,就是要起早摸晚,即早上5点多钟起床准备早饭,晚上等职工吃完晚饭后将厨房收拾干净并准备好第二天早点面发好结束。厨房大厨和另两个年纪大的职工见我年轻,也就没有叫我起早摸晚了,只是在厨房打打杂。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月底年终大扫除的时候也回厂里去了,来了两个女职工,厨房里的重体力活都是我这男子汉。记得那天是“七一”,大厨叫我到狮子山的小农场去买点荤菜和时令蔬菜,给职工打“牙祭”。从农场到狮子山小农场路程有10多公里,这么长的路程还要挑着担子我还是第一次。我向大厨说能否再派一个人,大厨说就两个女的,你看谁愿意跟你去。跟这两个女职工一说,她们没一个愿意去,没法子只好自己一个人去吧。吃过早饭大厨将一根扁担两只筐给了我。去时筐是空的,还能悠哉游哉的,可回来时就够呛了,虽说只有六、七十斤重,但路远无轻担。九点多钟的太阳已是高高在上,树上的知了是“你唱罢来我登场”,担子越挑越重。经过近两个小时“艰苦跋涉”,终于回到农场,大厨见我回来了笑嘻嘻的说着,我们的采购员回来了,今天大家开荤了。我是又饿又渴一脸的狼狈相,顾不上跟大厨说话,找了一个馒头就着大厨的茶水啃着馒头。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在农场看了一场电影。那时在城里的娱乐活动都很少,别说是在农场了。当年的电影除了八个样板戏和少量的国产影片外,进口影片都是与我国关系好的国家。那天晚上,离我们约六里多路的新桥矿农场放映罗马尼亚影片《爆炸》。这部影片一年多以后才在我市上映,当年的新桥矿属于上海管辖,他们从上海弄来的影片。影片那靓丽的色彩,绚丽的画面、感人的情节以及欧洲人浪漫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羡慕不已。回来的路上,大伙儿还在不停地议论着。

在农场我干了近三个月回厂了。望着快要成熟的早稻,还真有点舍不得,尽管只有短短的两个月多,这里的田、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我与这块土地已经有了一定的情感。这里的生活虽是艰苦伴着枯燥,却也丰富多彩,对于我来说,更是累并快乐着。

王维的诗山水

□翠湖闲人

唐代山水诗人王维,是个喜山林的逸士,性喜佛禅。他虽混迹于官场,但他亦官亦隐,官是为了生活,隐是为了心志。他心在山水,在隐逸。有一次公事毕,他感到如释重负般地高兴,写一《招素上人弹琴简》,邀一擅弹琴的雅和尚来聚:“仆乍脱尘鞅,来就泉石,左右坟史,时自舒卷,颇觉思虑斗然一清。俚俚挥弦,写我佳况。”说是我一脱离开了公事,就来到山林之中,身边图书任我浏览,心神立刻清朗多了。盼你午前抱琴来,让你美妙的琴音,抒发我美好的心境。信筒说得比较直白热烈,他的山水诗就含蓄,情志都在画境中,极美。

他独自一人深山,体味空灵之境。且看他《山居秋暝》中的两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不是夜晚在山间独自流连,那能体味如此优美的景致。沐浴松间斑驳洒下的月光,静听石上清澈泉流的叮咚,心灵的空境岂可尽言?都付画境中让你想象去。在“空山不见人”的《鹿柴》中,只见“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一抹沉静的夕阳投入林中,苍苔苔藓覆一层暗绿,见少人迹的幽深与恬静。诗人在空空的山间,身心溶入了自然,自有好物来照拂他,亲近他。他行走在《山中》时,“山中元无雨,空翠湿人

衣”,山中植物翠绿的颜色,像晶亮的雨丝无声袭来,仿佛要打湿他的衣裳。

他不是偶尔在山林中行走,他在山中是有一组“辋川别业”的,就是今天所说的别墅。他时不时住于辋川别业,邀文朋诗侣流连山水,“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共度流年,享受人生难得的乐趣。他写了一组《辋川集》的组诗,歌咏他的竹林馆、辛夷坞、金屑泉、白石滩……他喜欢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曾写过自己的《桃源行》,有“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的忘情。所以他也有自己的《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居于山中的家童与主人,都似有闲散之态,花落满径懒扫,莺啼扰人犹睡。山中本无日月,何分晨昏春秋?

他不能与陶渊明比境界。他终不能离开尘世,虽不曾以朝中官阶为荣,但要之以解决衣食之忧,他需要优游闲雅的生活,这是对尘世的妥协与让步。然而他终不是凡夫俗子,他的心灵需要一个安放的地方。所以他选择了远离庙堂的山林,选择了山泉的清洁与林木的空翠,时不时地来一洗尘心。这是他的可取之处,也是他可爱的地方。所以自古至今,很多人喜欢他的诗,特别是“诗中自有禅,诗中有画”的山水诗。这山水已不是山水,是他的诗山水。

我们登上了铜官山顶

□朱益华

2015年12月5日,我第三次登临铜官山顶。

铜陵市之铜官山,海拔495.7米,为铜陵地区第五高山(天门山576.6米,尖山521米,横山岭514米,五峰山498.5米);在铜陵市区,铜官山则是第一高山,俯瞰大江。840年前,陆游在《入蜀记》里写道:“远山嶙峋,临大江者,即铜官山,太白所谓‘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是也。恨不一到”。今天的我,非但无数次地来到,还三次登顶,较之陆游,幸甚也。

我头一次登顶在1967年秋季。时值年轻气盛之龄,随机兴起,从山的西侧抬足便登,凭着感觉寻路而上,行至半途,百卵石壁切断去路,遂绕道攀崖,艰辛历险,始达山顶。2001年我第二次登顶,人过中年,行止稳健,特邀请熟悉山路的友人从北坡循

“柴路”上去,然此时的铜官山树木蔽天,灌木丛生,走不多时,路径迷失,但是攀登山顶的信心不退缩,在藤萝荆棘之中摸索,终于登上山顶。今日,我们第三次登顶最为通达,顺着市政建设起来的2100级石阶,一鼓作气登上山顶。山顶的天空里,若有若无地飘着极细的雪花。放眼望去,大有“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之感慨。大伙七嘴八舌指点着普济圩、扬子江、老洲、东湖、开发区、火车站、乌木山、以及鳞次栉比的楼房。此时,它们离我们都很近,仿佛几步就能跨到。

下山途中,我回味我三次登顶,从逆境到顺境的感受。与我们这代人所感受的社会变化,何其相似耳!由“运动治国”到改革开放,由动乱到和谐,国家好,大家才好;美好的理想要通过坚持与克服艰难险阻去实现。同游者赵主任,于书记,陈警官。

北京秋韵

□王征社

年轻时看过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里面有一句话至今还记得:“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

2015年初冬时节,我来到北京,本想感受一下郁达夫笔下的秋天,可惜天公不作美,那几天,北京天气阴冷,不见阳光。因为忙,我只到过北京中山公园,其余时间都在奥运村旁边。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受到了首都北京的秋色之美。

奥运村往东,有一条小河,不知其名,河道不宽,水流平缓,站在河边观赏,有如一幅动人心魄的水墨画。只见远山苍茫,层林尽染。远处高楼一片,此起彼伏;河对岸车行缓缓,人影晃动,垂柳依依;远处,一个人造花桥伸进河中,一对情侣相拥在桥上,红衣耀眼,长发飘飘,细语轻轻。只见高楼、垂柳、花桥、情侣的倒影,齐聚在河水中央,美景如斯,让人惊叹。

奥运村往北,国家展览中心旁,有一片望不到头的开阔地,则是另一幅风景画。中间为公路,公路上车辆、行人摩肩接踵,公路两边的龙爪石上白色的涂料;与槐树间隔十米左右是一排排青松、青翠欲滴,生机盎然;雪松两边是昂首挺胸、直插云霄的白杨树;白杨树旁边耸立着多排银杏树,树叶金黄,耀眼夺目,飘落的树叶轻抚着脚下的灌木丛,呈现出异样的灿烂;正巧几只秋雁从空中掠过,让我飞思翩翩。猛然想起唐代诗人赵嘏的《长安秋望》诗:“残星几点雁横飞,长笛一声人倚楼;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

在北京街头,纵目远望,随处可见一幅幅故都山水图,尤其是用相机拍下来,更觉秋韵无穷。只见白屋、红枫、翠柏、金黄的银杏树,起起伏伏的古建筑,幽幽的山形,晃动的人影,一齐倒映在墨绿色的涟漪上,反衬出北京秋韵悠长。宛如隋朝诗

人王绩《野望》诗中所描绘的秋天:“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走进北京中山公园,仿佛是一幅幅移动的水彩画。触目所见,看到的是红墙、青砖、绿草、褐色的千年古柏,古香古色的建筑,玲珑光洁的琉璃瓦;换一个地方看到的又是假山、怪石、红枫、青藤、石板路,一丛一丛的月季、海棠、菊花,还要小桥流水、长长的走廊、幽绿色的条椅,镂空雕花门窗……靠近长安街的一侧,更是将这座明清皇家园林的秋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只见一个个依山随势的水榭,水上漂浮着画舫,水榭旁有长长的彩色画廊,画廊有顶有檐有柱,弯弯曲曲;山石错落,崎嶇有致,小径石阶,参差齐;环绕水榭,是一排排银杏树,树叶的颜色多姿多彩,有金黄色、紫黄色、浅黄色、深黄色……银杏树的树叶落在流水上,呈现出民国诗人刘半农笔下的“水面落花慢慢流,水鱼儿慢慢游……”的秋景。

走进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这是一座古典式宫廷建筑,我不知道这座建筑为什么叫“来今雨轩”,但我仿佛看到了一幅中国古代山水画。只见曲径通幽,古柏参天,松涛阵阵,修篁瑟瑟,墙角处,松竹间,簇拥着棣棠花、天竺葵、樱桃花等植物。来今雨轩正门的对联是“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似乎在警示世人,时光匆匆,知音难觅;其后门的对联为:“雨松风梧月,茶烟琴韵书声”,简约精炼,韵味悠长。我忍不住在来今雨轩后门的长椅上坐下来,闭上眼睛,恍惚之间飘来中国古典音乐《春江花月夜》,乐声缥缈空灵,穿透千年时光,有如天籁之音,让人如醉如痴。

骤然间,我想起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同时代的文人敦敏的一首白诗:“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敦敏是北京人,我为以敦敏的诗对北京秋韵的高度概括。

凝想一枝梅

□许永礼

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

好一曲李商隐的《忆梅》,正解我时下心境。时已隆冬,满目的萧瑟竟无半点雪意。无雪的冬天,梅影亦显孤单,即便风落雁吟,流水行云,异乡的物华终究只是天涯诗情。于是,踏雪访梅,便成了记忆中的事。

那年,微雪,你披一身雪花,从另一个冬天走来。城市,车站,我和我的相遇很像一场电影。黑白的胶片里,你是一朵艳红的梅。是了,你的姑母牵了线,搭了桥,你便便乎地从另一个城市奔我而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相亲,当你从出站口缓缓走来,你不光是雪中一点红,而是红成一片梅,我看到全世界的花,哗啦一下全开了。

梅乃傲雪之花,这也应了你美艳倔强的性格。何况,你的名字里就有一个“梅”字。可是你抽烟,在那间幽静的茶室里,纤纤纸烟缭绕在你白皙指间。我平素不喜女子吸烟,可你的样子丝毫不显突兀。烟雾氤氲,我看到一些纷飞的迷离,和静态的端庄。你的故事便由唇间淡出,关于婚事,遭遇,一些残破了往昔……

失败的婚姻版本几乎雷同,可我却你的笑意里,读到一抹清亮的泪。心的一角便有一丝牵动,我的故事,也就脱口而出了。两个人的往事演绎在各自的空间,却在同一时段上各自的相遇。你说你很欣赏我,我们的命运多有相似;我说你是一枝梅,绽放在我下雪的黑夜里。于是,在一座城通往另一座城的火车上,多了两个往返奔波,追逐爱情的影子,那一年的厮守,温暖了两个人的冬天。

然而,梅开一冬,无以四季芬芳。一路走来,你的美艳化成了艳俗,你的真实粉碎了我的梦;曾几何时,你吸烟的样子,也由端庄变成了风尘。其实,我是以我的温存和文字,打开你心扉的,那是你所不曾涉足的一个世界。可我煮字为食,安贫乐道,激越过后,你发现在你枕边躺着的是一个平庸的人……

其实,美艳不是你的错,“平庸”也没什么不好,只是当一整个冬天,迈向又一年的冬天,我们被一场大雪困在了两座城市里。你在电话里大哭,说你好想我……我又何尝不想拥你入怀,给漂泊的心一个温暖的家。可是你安静了,暖暖的话语下起了雪;我们分开吧,这是天意啊,我不后悔认得你的……

我的心头点点梅香,碎然破碎。泪涌过后,却也释然。仿佛有一种错,注定以美好为开端,以伤怀为句点。张爱玲说,男人一生可能都要经历两个女人,一个热烈,一个圣洁,就好像红玫瑰和白玫瑰。倘若娶了红玫瑰,红色就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欣赏实在是欢喜,而爱到婚姻里,是一些蓬头散发,烟熏火燎的寻常日子。你不是我生命里的玫瑰,就只是我记忆里的一枝梅。可经过你真好的,浅淡的爱意里,满满的欢喜。让我怀想,凝望,祝福……